

資產階級語言學思想批判

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教研組編

上海教育出版社

資产阶级語言学思想批判

复旦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語言教研組編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上海

資產階級語言學思想批判

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教研組編

*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123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90號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務·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張：5 11/16 字數：139,000

1959年3月第1版 195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4,700本

統一書號：9 150·1 1

定 价：(十一) 0.74元

前　　言

这本批判論文集共收文章 25 篇，是我們語言专业全体师生在党的领导下批判資产阶级学术思想所得的成果，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資产阶级思想在学术領域內的一場尖銳斗争的記錄。这里发表的还不是我們全部的成果和記錄，但是，就从这些文章中，人們将不难看出資产阶级学术思想是如何系統地、根深蒂固地占領着某些教師的头脑，也可以看出整改前这些教師在教学和著作中是怎样地散布唯心主义的謬論，給青年学生和讀者注射了濃烈的毒汁！事实表明：学术批判的斗争是当前我国教育革命的中心环节，也是貫彻社会主义教育路綫的一个重要保証。只有彻底摧毁資产阶级学术思想，树立以毛澤东思想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学术思想，我們的文教事业才能迅速地发展和提高，才能适应当前的客觀形势，多快好省地为建設社会主义服务。

我們的批判工作是从今年十月中旬开始的，首先我們針對張世祿先生的資产阶级語言学思想和汉语觀进行了批判。所有的教師和同学，包括張世祿先生在内，都投入了这个运动。在运动中，广大同学和青年教师，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发揚了捍卫真理、为真理冲锋陷陣的精神，对运动的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們的收获在于：不仅全面地揭露了問題，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思想批判了資产阶级学术思想，而且肃清了过去張世祿先生在教学中所散布的影响。

从張世祿先生的自我批判以及同志們对他的批判来看，張先

生对語言的看法，是和馬克思列寧主义的語言觀相对立的。馬列主义者認為語言是属于社會現象之列，它既是交际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張世祿先生認為語言只是人类的“表現运动”所演化而成的，而語言是依照心理发展的程序发展的。这样，就把語言看成滿足个人“表現性”的手段，必然抽掉了語言的社会性，否定或贬低了語言的社会交际功能，这正是資产阶级心理主义的語言觀。

从这个錯誤的論点出发，不可能不产生一系列的錯誤：首先，割裂了語言和思惟。馬列主义者認為“語言是直接与思惟联系的”，“不論人底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产生，它們只有在語言的材料底基础上、在語言的术语和詞句底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① 張世祿先生則認為人类之所以需要語言，是因为有了思想，不能不把它表現出来；这等于說，思想先于語言而存在，等于說完全沒有語言的材料和完全沒有語言的“自然物質”的赤裸裸的思想，是可以存在的。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了。其次，張世祿先生把語言的起源归結于人类的精神作用，把語言的发展归結于人类思想和感情的增进，否定了語言是在集体劳动的过程中为了适应互相交际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真理，否定了語言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真理，这又是資产阶级語言觀的露骨表現。这种对待語言的心理主义唯心論，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張先生的头脑之中，必然会在教学中暴露出来。举例來說，在詞汇的教学中，大談什么“刺激作用、联想作用、适应作用、补偿作用”等等，認為战争中說敌人“奔窜”、“逃跑”是增强刺激作用，說我軍“轉进”、“轉移陣地”是緩和刺激作用；用联想作用來說明語音和語义的关系、同原詞的产生和詞义的变化；強調詞的“适应作用”和語言发展的“补偿作用”等；这都是心理主义語言觀的必然推論。还應該指出，張世祿先生把“薪俸”和“工資”，“仆人”

① 斯太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38 頁。

和“工友”简单地看成为“事物名称的变更”，毫无阶级观点地理解詞的替换，这更是显明的錯誤了。又如在普通語言学的教学中，張先生对資产阶级語言学各学派，总是用优点缺点并举的方式来介绍，而不是采取在否定的原则下批判地接受他們点滴可取之处的态度。并且事实上，在談到資产阶级語言学說时，常常錯誤地作了过多的不应有的肯定，如对待保罗的个人心理主义學說、索胥尔的社会心理主义學說，以及浮士勒的唯美主义學說，表現得尤其突出。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彼此观点一致、所見相同的必然結果。

对汉语的看法，張世祿先生和高本汉是一致的，并且有些地方发展了高本汉的理論。資产阶级汉学家高本汉認為汉语是单音节語、列位語、孤立語、声調語，張先生的看法同他完全一样。这种錯誤的汉语觀，不仅系統地表現在解放前的著作中，而且表現在解放后的教学講义和著作中，关于这方面，本論文集中有許多論文已作了詳尽的批判，这里不重复了。必須指出，高本汉对汉语的污蔑是有意图的，他企图从汉语的特性出发，証明汉语是原始的劣等的语言，从而为帝国主义的民族优劣論找理論根据。張世祿先生在解放后的教学講义中，公然地提出汉语是表象主义、原子主义的說法，認為汉语在抽象觀念的說明方面，沒有西洋語言那样正确，这难道不是說語言有优劣之分嗎？

說汉语是列位語、单音节語，就不能不否定汉语的語法，从而証明汉语是无机的、原始的、低等的语言；說汉语是孤立語、声調語，无非在于証明汉字对汉语的适应性，拼音文字不便于表示声調变化，以此反对文字改革而已。張世祿先生尽管也写过一些拥护文字改革的文章，但他在課堂內却說，汉字沒有实现拼音化是由于汉语的本质决定的。由此可見張先生对待文字改革所采取的真正态度！

同志們在发言中，在大字报、論文中，都有力地批駁了这种謬論，很多同学是联系自己过去所受的影响进行批判的。因此，批判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肃清影响的过程，一个消毒的过程。到現在为

止，我們可以說張世祿先生在教學中所散布的影響基本上已經清除了。

我們的收穫在於：不僅消除了對資產階級專家的偶像崇拜，破除了對他們的迷信，而且證明了只要依靠黨的領導，青年一代是有能力把紅旗高高地插到學術領域中去的。

過去，有些青年教師和學生，對資產階級專家學者認識不夠全面，摸不清他們的底，被他們那一套淵博的“學識”，大本頭的“著作”吓住了，在他們面前覺得自己“矮了半截”，因而盲目地崇拜他們。在批判過程中，這些青年教師和學生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來審查他們的著作和講授筆記，看法就不同了。專家的學問並不是那麼高深莫測，專家的話並不完全對，在他們的教學和著作中錯誤往往是很多的。這樣，大大地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抓到了關鍵問題。事實證明：只要插上了紅旗，學生是有能力批判老師的，不僅高年級學生可以，低年級學生也同樣可以。我們中二、中三的學生並沒有學過普通語言學，但同樣能對這方面的錯誤觀點提出擊中要害的批評，而且寫出了好些有分量的論文，這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我們的收穫還在於：在批判過程中由於堅決貫徹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通過擺事實、講道理，開展辯論，不僅提高了青年教師和學生語言科學的專業知識，也提高了大家的馬列主義水平。

在這次鬥爭中，我們很多同志擺脫了形式主義的束縛，初步學會了用辯証唯物主義的觀點和階級觀點來分析問題。我們不再為“馬列主義”的標簽所迷惑，我們也不再被表面一套實際一套的手段所迷惑。比如漢語是不是單音節語、孤立語的問題，在張世祿先生解放後所編的講義中，字面上是否定的，而實質上是肯定的，我們以無可爭辯的証據揭露了出來；又如在普通語言學等課程的講授中，我們揭開了張世祿先生“馬列主義”詞句的標簽，指出了心理主義語言學觀的本質，這些例子在這部論文集的文章中是舉不

胜举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通过批判，大家的馬列主义水平大大地提高了，这也証明了“馬列主义必須在斗争中学习”这句话的正确性。

这里所收集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青年教师和学生写的。这些文章中提出的某些問題，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研究，不能算是結論；个别論点也可能是片面的，或者会是錯誤的，但我們还是把它編輯出版。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想在学术批判运动中起一些交流的作用，提出一些問題供讀者进一步分析研究討論而已。我們衷心地希望讀者批評、指教。

这本論文集也收入張世祿先生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在运动中，由于不断地学习，由于党和群众的帮助，張世祿先生开始正視了自己的問題，写成这篇文章。这种自我革命的行为是值得欢迎的。我們希望張先生鼓起更大的勇气，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的錯誤，作出全面而系統的分析和批判，把思想意識、学术觀点、治学作风上的白旗拔掉。

复旦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語言教研組

1958年12月18日

目 录

- 前言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教研组 (1)
- 批判張世祿先生資產階級語言學觀點 四年級語言組第一小組 (1)
- 批判張世祿先生語言學理論方面的
資產階級觀點 二年級 黃佑源 鮑克怡 徐志民 (11)
- 張世祿先生在語言本質、起源与发展問題上所
表現出来的唯心主義觀點 三年級 范曉 吳為章 (17)
- 批判張世祿先生的唯心主義語言觀 張君炎 (25)
- 根錯百錯，必須挖根改錯 三年級 張教仁 (30)
- 从“中國語言學概要”錯論，看張世祿先生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
- 談語音变化的社会原因 四年級語言小組 (36)
- 批判張世祿先生对語言变化的孤立理解——
- 批判張世祿先生詞義學說的唯心主義觀點 三年級 范曉 (40)
- 批判張世祿先生在“普通話詞彙”中的
資產階級觀點 四年級語言組第三小組 (56)
- * * *
- 从高本漢到張世祿 四年級語言組第二小組 (64)
- 批判張世祿先生資產階級的漢語觀——
- 批判張世祿先生的漢語觀 胡裕樹 严修 (73)
- 对漢語是单音節語觀點的批判 四年級語言組第二小組 (80)

汉語是列位語的反动实质

- 三年級 魯風 閔加基 沈家株 (83)
“汉語是列位語”批判 二年級 陈四益 (89)
“汉語是声調語”批判 二年級 胡奇光 王亮衡 (92)
張世祿先生在語法学上的資产阶级觀点 三年級 閔加基 (95)
批判張世祿先生在汉語詞类区分問題上的
錯誤觀点 四年級語言組第一小組 (100)
張世祿先生在“汉字改革的理論和實踐”中所
表現出来的資产阶级唯心主义觀点和实用
主义方法 四年級語言組第三小組 (103)
从“汉字改革的理論和實踐”中发现的
几个問題 高天如 (113)
汉字与汉語，汉字与中国封建社会
..... 三年級 張崧岳 彭 堅 (121)
——在文字問題上与張世祿先生辯論——

* * *

批判張世祿先生資产阶级学术思想

- 三年級 范曉 吳成剣 廖开华 (126)
批判張世祿先生“普通語言学”教學中的資产阶级
觀点 二年級 徐志民 陳焯湛 赵永丰 王亮衡 (133)
向繁瑣的研究方法开刀 三年級 沈家株 (141)
从“古代汉語”教學看張世祿先生的資产阶级学术思想
及其他 二年級 李行杰 陳焯湛 錢松年 (145)
評張世祿先生的“古代汉語”及其教學法
..... 三年級 鄭光椿 (151)
語音研究为了什么? 三年級 朱 川 陈翰文 (157)
* * *

我的資产阶级学术思想 及其批判 張世祿 (162)

批判張世祿先生資產階級語言學觀點

四年級語言組第一小組

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者把語言看成是個人表情達意的工具，是一種個人的現象；馬克思主義認為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一種社會現象。這就是在語言本質問題上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觀點和馬克思主義觀點根本的分界線。

張世祿先生過去一直主張語言是表达意義的工具。他在1940年寫的“文字學與文法學”一文中說：“原來語言文字都是一種表情達意的工具……”^①（着重點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而在更早一些時候，在1933年所寫“語言學原理”和1934年所寫“語言學概論”這兩本書中，這種唯心主義的理論就更是明目張膽的了。他認為“語言是用聲音來表达思想的”。解放後，張先生雖然沒有坦白地闡述自己的觀點，沒有解放前那樣成套的東西，但是只要能够透過他那些迷人的漂亮的詞句，就不難發現他過去和現在的觀點是拴在一根線上的。就是說，解放後，張先生雖然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理論，但是，他的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語言學觀點，并未得到真正的批判、改造。張先生在1954年所寫“中國語言學概要”譜義的緒論中，把語言的本質特徵，分為社會的和工具的兩個方面，並具體地闡述了六點特徵，同時認為它們的前提是“語言既然是一種用聲音來表达意義的工具，又是根據於社會的制約的……”。在

^① 見“中國文法革新論叢”，1958年中華書局版，第161頁。

六点特征中，語言的“交际、交流思想”这一最基本最主要的本質特征沒有被重視。1956年張先生在“小学詞彙教學基本知識講話”一書的序言中又說：“詞彙是語言的材料，詞彙經過語法規則的支配，就組織成為表达意思的語言。”1957年張先生在“普通話詞彙”一書中談到現代漢語詞彙規範化的三点原則的時候，提出了“为着表达上的需要”这个所謂“需要”的原則。够了！可見張先生只承認語言的表达作用，而否定了語言的交际功能。大家知道，一切資产阶级唯心主义語言学者，都認為語言是“个人精神”或“个人心理作用”的产物，极端地歪曲語言的本质和起源問題。而張先生也正是这样認為：語言的产生是为了个人表达上的需要，是心理作用的結果，因此，語言是个人的現象，而不是社会的現象。

馬克思主義認為，語言产生在人类社会的集体劳动之中，人类在劳动中由于共同交际的需要，于是便創造了語言。可見，語言的創造是人类集体共同努力的結果，不是某一阶级的产物，更不是心理作用的产物；它不是为了个人的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为了全社会而产生的，它服务于整个社会。語言是人們的交际工具，对于社会上的每个人是共同的，对于整个社会是統一的。这就是語言的全民的立場，这个立場是決不能失去的。斯大林指出：“只要語言离开这个全民立場，只要語言站到偏愛和支持某一社会集团而損害另一些社会集团的立場上时，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它就会終止其为人們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它就会变成某一社会集团的同行語而退化下去，以致最終消失掉。”^①由此可見，認為由于表达上的需要，由于心理作用的結果而产生了語言，这种观点是多么荒誕无稽。

語言是一种社会現象，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人們用語言來交流思想，借語言的帮助而团结一致地对付自然界，发展社会生产，推动社会进步。因此語言既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又是社会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与語言学問題”，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頁。

斗争和发展的工具。如果没有属于整个社会各个成员所共有的语言，人类就可以结成一个战斗的集体，是不能想象的。语言之所以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工具，正因为“语言是最重要的人类交际工具”^①。

那么，语言是否有表达思想的作用呢？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语言被用来交际、交流思想的时候，可以表达思想。语言是交际工具，人们的思想，在彼此交际中被表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有表达思想的作用的，但它首先由语言的交际功能所决定。因此，交际功能才是语言本质特征中最主要的东西，而表达作用则是次要的。

张先生不论过去或现在都否定这一点，而把语言看作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否定了语言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否定了语言的社会本质。这样，他所说的语言是“根据于社会的制约的”话也就成了一句毫无内容的空话了。因此，张先生对语言学上种种复杂的现象，就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与阐述，只能随心所欲地进行诬蔑和歪曲。在理论方面，成了欧洲资产阶级语言学说的传声筒。在汉语的问题上，做了高本汉的忠实信徒。

二

张先生既然认为语言的本质是个人心理的现象，当然，在他看来，也只有个人的心理作用才能促使语言的发展。他说：“语言的发展处处是依照心理上发展的程序的。”^②这是因为“一种变化的成立，乃是发言者发生一种新联想，而听受者也觉得这种新联想是很适合的；于是渐渐成为一种新习惯，而旧习惯乃归于废弃。这样看来，社会上无论那个人，都可以有权力增进语言的变迁，也可以

①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822 页。

② 张世禄：“语言学原理”，1933 年商务印书馆版，第 34 页。

有权力阻止語言的变迁……。”^①解放以后，張先生还是認為詞是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状态，而詞汇发展的重要手段是通过語义的变化来实现的。至于詞义的变化则是依据于心理上的联想作用。“社会上所形成的生活习惯，也促使一般人的心理上对于某种事物发生某种联想的作用，因而使得代表这种事物的詞語也发生語义的变化。”^②甚至还說：“‘人民’、‘革命’、‘劳动’……，它們的新的意义可以說是反映新社会里一般的思想感情的。”^③

这种唯心主义的理論是經不起真理的檢驗的。馬克思主義認為，个人可以利用語言，也可以給詞加上一些主觀的感情色彩，但这一切只有在社会的制約下才成为可能。因为語言是全民的产物，不是个人的产物，个人所利用的語言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全民的；同时，語言是社会的产物，不是心理的产物，主觀的感情色彩只能是社会的反映。个人既創造不了語言，也不能成为語言发展的动力，心理上的联想之类不能創造新的詞語，更不能推动語言的发展，語言发展的唯一动力只能是社会的发展。“人民”、“革命”、“劳动”这些詞在新社会里具有了新的意义，正由于它們反映了新的現實，新社会給了他們新的內容。至于人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不过是反映了客觀現實的变化罢了。

在語言发展这个問題上，張先生不仅以个人心理来代替社会作用，而且，还无端地強調語言本身的发展，排斥了社会发展对它的制約性。他曾对学生們說过，詞匯嘛，同社会是有联系的，但語音和語法，却同社会沒有必然的联系。那么，張先生是否真的承認詞匯同社会之間的紧密联系呢？不是的。請看这段話：“語言詞匯所以經常发生变化，固然是由于社会本身的不断发展；不过有些詞匯变化的現象是和社會上政治、經濟、文化等的发展有直接的联系

① 張世祿：“語言学原理”，1933年商务印書館版，第133頁。

② 張世祿：“中国語言学概要”，1954年復旦大学教学講义，第24頁。

③ 張世祿：“普通話詞匯”，1957年新知識出版社版，第73頁。

的，有些却是沒有直接的联系的……。”① 張先生自己也知道，在馬克思主義已經深入人心的今天，赤裸裸的提出語言发展与社会发展沒有关系是不行的。于是他就似是而非地用“沒有直接的联系”来否定語言发展依賴于社会发展这一真理。在他看来，詞汇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与社会发展有直接联系的；一种沒有，而只有它自己的内部发展規律，換句話說，語言內部发展規律可以不受社会发展的制約。由此可見，張先生实际上是否認語言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間的辯証关系的。

馬克思主義并不否定語言发展的内部規律，相反地，只有馬克思主义才給了語言发展的内部規律以充分的揭示。但是，“要了解某种語言及其发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創造这种語言、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的历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②

張先生認為重要的是語言本身的发展，而社会发展对語言发展的制約性是无关紧要的。难怪張先生会得出这种荒唐的結論：“語言的发展、促使民族共同語的产生。”③ 而“近代北方話本身的发展，使它成为我国的一种最重要的方言”④，成为我国民族共同語的基础。

語言不是“特殊的王国”，它不能独立于社会之外，更不会自生自灭。肯定地說，民族共同語的形成，如果沒有社会的发展，沒有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集中，是不可想象的。北方話之所以能发展“成为我国最重要的方言”，决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发展，而是我国以北京为中心的政治、經濟集中的結果。

張先生千方百計地在抽去語言发展的社会基础，这就充分暴

① 張世祿：“漢語历史上的詞汇变化”，見“語文知識”，1957年12月号，第12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學問題”，第20頁。

③ 張世祿：“普通話詞汇”，第7頁。

④ 同上書，第2頁。

露了他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觀點。

三

如上所述，張先生認為語言是一種表達意義的工具。根據這種理論，那麼，表達思想的語言就可以脫離社會而存在，它不過是個人的心理活動，表達個人思想的工具罷了。這種觀點又是割裂了語言和思惟之間的辯証關係——相互的依存性。

照這種理論推下去，必然得出這樣錯誤的結論：思惟先於語言而存在於人們的腦中，只是有了語言之後，才把思惟表達出來。解放前，張先生事實上也是公開這樣主張的。他認為：“人類所以需要語言，因為有了思想，不能不把他表現出來”^①“語言為思想的符號。”^②解放後，張先生並未放棄這種唯心主義論調，而只是換了一個比較隱蔽的形式頑固地保留了下來。最具体的表現就是津津樂道語言對思惟的“表達作用”，而絕口不提思惟對語言的依存性這一事實。

“中國語言學概要”講義有一節是專門講語言與思惟的關係的。文章說，思惟的進行“必定伴隨著語言的表達作用”，“語言巩固了思惟的成果，又促進了思惟的發展。”^③在這裡，思惟形成的物質基礎，思惟依賴於語言而存在這一原理被張先生完全抹殺掉了。

值得注意的是，張先生還冠冕堂皇地引用了斯大林的話來作旁證：“它（語言）把人的思惟活動的結果，認識活動的成果，用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來，巩固起來。”^④然而，正是斯大林堅決地反對把語言和思惟割裂開來的。斯大林在指出馬爾及其門徒們的錯誤時說：思惟“只有在語言的材料底基礎上，在語言的術語和

① 張世祿：“語言學原理”，第10頁。

② 同上書，第43頁。

③ 張世祿：“中國語言學概要（講義）”，第3頁。

④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20頁。

詞句底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完全沒有語言的材料和完全沒有語言的‘自然物質’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①但是，張先生一味只談語言的表达作用的一面，并剽窃与窜改了斯大林著作中的个别詞句，而閉口不提問題的另一面，其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要否定思惟对于語言的依存性。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認為“无語言的思惟”的存在。肯定了这一点，就等于否認了思惟的存在，因而也就否認了語言这一人类交际工具的存在。而沒有了語言，“社会便会停止生产，便会崩溃，便会无法繼續生存。”②

張先生既然破坏了語言与思惟的辯証关系，也就必然閹割了它們同社会之間的密切关系。他認為，語言的職責只在于表达思想，語言只是思想的反映、思想的复合体；而同社会現實似乎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它們只是偶然的、暂时的巧合。这就是說：張先生否認了語言对于社会的依存性和語言反映现实的客觀性；同时，也否認了存在对于思惟的制約性，而将思惟凌駕于社会之上。

“社会之外，无所謂語言”③。“思惟也好，語言也好，本身都不能組成一个特殊的王国，它們只是现实生活的反映。”④然而，这些对于張先生說来是无效的。張先生閉着眼睛，把現實丢在一边，而大談什么語言的“特殊的王国”。这种荒謬的理論，在他闡述个别的語言學問題——語义学——时表現得最为清楚。

四

張先生在語义的研究上赤裸裸地暴露了心理主义的唯心观点，如他說：“还有些詞，并不是为了事物的消失而不用，只因为旧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与語言學問題”，第38頁。

② 同上書，第21頁。

③ 同上書，第20頁。

④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35頁。譯文見“語言是社会現象”，时代出版社1956年版，第37頁。